

俞晓群 著

# 這一代的書香

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
浙江大学出版社

俞晓群 著

# 這一代的書香

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一代的书香：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/ 俞晓群著  
· 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6.4  
(守书人文丛)  
ISBN 978-7-308-15708-7

I. ①这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出版工作—中国—文集  
IV. ①G239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7984 号

### 这一代的书香：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

俞晓群 著

责任编辑 叶 敏

文字编辑 宋先圆

责任校对 周元君

营销编辑 李嘉慧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2

字 数 221千

版 次 2016年4月第 1 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5708-7

定 价 5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: (0571) 88925591; <http://zjdxcbbs.tmall.com>

## 推荐序 我的“黄金时期”

沈昌文

年近80，干出版这一行从头到今，把退休之后的时光也算上，已近60年了。我经常细忖：在这60年里，哪一段是我的“黄金时期”呢？当然，50年代上半期的习艺时期，80年代里主持三联书店和《读书》杂志的事业高峰时期，都是我常常记挂的。但是，就自己做事的顺手、心情的愉快来说，20世纪末叶到本世纪初叶，这短短的近10来年时光，是我个人最经常称道的时期，值得叫作“黄金时期”。

这10来年，我已经从“革命出版工作”的正式岗位上退休了，但是精力还没太衰退，“贼心不死”，想做些事。蒙扬之水女士热情，介绍我在早些时候认识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老总俞晓群先生。他又是三联书店的作者，在我任内出过书，但不是我经手的，并不太在意。我注意他的，是他主持的出版社长年在《读书》杂志封底登广告。于是，许多年来，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重要的“客户”。对于像我这样的小商人来

说，客户是重要的，但也仅此而已，自然还比不上我老挂在嘴边的“衣食父母”——作者。

记不得是怎么同这位先生挂上钩，我为他们编起书来。起先小做，后来越干越起劲，我在人民出版社后院借了一间房子，把我认识的相邻出版社的年轻朋友组织在一起，俨然是个小的“工作室”了，只是那时出版界还没有“民营”风，所以这种组织活动没有任何名义。但是，我在此前也当过领导，主持过出版事业，何以到这时会变得那么兴高采烈起来呢？这就说到正题，也就是俞晓群老兄身上了。

俞兄领导出版的特点，我最初的印象是：放手。我当年管出版社，毛病就是不大放手。我做出版是从最下层做起的，当了领导后就有点不肯放手，因为总觉得我对底层工作内行，喜欢说三道四，让下面的同志为难。而我自己又长年处于“一仆二主”的处境，老埋怨长者不肯对自己放手。现在这位比我年轻20多岁的“长者”，却对我大放其手，让我惊异异常。

其次以为这位老兄的放手是他自忖外行。这当然也是优点。但是后来多些接触，却发现此公对工作的深究，远胜于我。他的放手，是出于会心，而绝不只是藏拙。说到他对出版工作的深究，最明显的是对王云五的看法。俞兄提出要学习王云五的经验，编“新

世纪万有文库”，我颇为吃惊。因为我是在左派培养下学做出版的，又在抗战胜利后“金圆券”时代过过苦日子，所以对王云五的大名深恶痛绝。难道王云五还有出版工作的“经验”？后来，我确实尝到了甜头。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三个系列，我最喜欢的不是我编的“外国文化系列”，而是陆灏老弟编的“近世文化系列”。读到这个系列，我彻底拜服了。从俞晓群到王云五再到陆灏，我拜到了三个老师，而首先当然是俞晓群。

俞兄对出版业务的深究，源于他的刻苦。他对工作的构想，大多来自对现状和历史的广泛涉猎和深入探究。我后来知道，他参加各种活动，归去都写入日记。有机会见到他的一些札记，极为全面完整地记下当日业务上的见闻和观感。总而言之，我由这么一些对他的相当肤浅的观察才知道，他的获得成就，实在是“良有以也”。这一点，我们在俞兄的这本集子里，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的。

在同俞晓群这样的合作条件下，在这十几年里，我编了一些我多年想出而未果的书。全列太繁，举其一端——《吕叔湘全集》。吕老是我多年崇敬的长者。从我60多年前作佣为工时在柜台下自习他的《中国人学英语》起，就一直崇拜他。做出版后，苦读《语法

修辞讲话》，使我在济辈中稍高一筹。后来想搞业余翻译，又从他的《伊坦·弗洛美》中学到不少好东西。直到我主持三联书店，结识了他本人。他读我编的《读书》后，几乎每期看后都给我写一信，指陈他读后的看法。我有这样的学者为“后台”，让我大壮起胆，在改革开放的年头敢于大胆工作。我多年总想为他老人家出一集子，不单是报答，更为了传播。但在我在位时，没这实力，后来同俞兄一说，居然一拍即合。《吕叔湘全集》18卷，是我出版生涯后期的着力之作。工作有不少缺点，但我毕竟愿已了了。凡此种种，岂非都源自俞兄所赐？！我所以说“黄金时期”，这是重要的方面。

夸了半天，这位俞先生有没有缺点呢？我在别的地方指出过，这位研究中国“数术”问题的专家（他在三联书店出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便是《数术探秘》），实在并不大会娴熟地在出版工作的斗场中运用传统的“术”，因而他比较容易为人所乘，所算计。中国官场，特别是文化官场之“术”，实繁有徒，我们也不必细说。好在俞兄也志不在此，那就不去管它了吧。

2010年1月

## 目录

i 推荐序 我的“黄金时期” 沈昌文

上编 书香消得寂寞：人书忆往

3 那一缕书香，怎消得独孤寂寞

8 《万象》：一个人的编辑部

13 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十年祭

24 那一场追逐，把我的梦境染成蓝色

29 一本书，就这样名扬天下

43 国学丛书，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结点

50 三本书，三个难忘的名字

- 55 别吵了，“索引时代”已经降临！
- 60 旧三厄，新三厄
- 65 两支笔
- 71 品三国，也品美国“制宪记录”
- 78 一位智者，让我们陷入失语的窘境
- 83 美妙的乌托邦，丑陋的乌托邦
- 94 山谷间，飘来几只缤纷的彩蝶
- 103 书啊，你这水火不容的宠儿
- 108 文化多样性：左手赞成，右手反对
- 121 风雪夜，我的一点岁末随想
- 126 巴金的“眼泪”
- 129 鲁迅的图书广告
- 133 中算史研究中的“南钱北李”
- 139 关于一个“奇人”的奇思妙想
- 145 让游子的孤魂，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

- 154 在路上，终难忘，依旧是书香
- 160 坚守理想的乐园
- 166 陈原：我们的精神领袖
- 171 赵启正：用文化解读“外国人”
- 177 执君之手，在清风白水间漫步
- 185 沈公啊，沈公
- 191 梦魇中奋起的那一代学者
- 196 未来，我们像他那样生存
- 202 82 届，我嗅到了死亡的讯息
- 208 书之爱，父之爱
- 下编 一面追风，一面追问：出版与思考
- 217 论“做活”
- 221 一箪食，不改其乐；一瓢饮，心灵鸡汤
- 228 有些时候，心灵是很值钱的

- 233 大国学，一门公正与仁爱的学问
- 240 处则充栋宇，出则汗牛马：举世无双的  
国学典籍
- 248 国学，使我们诗意地栖息
- 256 “孔子曰”——中华文明全球化的标牌
- 264 启蒙时代，我搜到一张充满个性的书单
- 271 春山下，我听到杜鹃鸟悠然的呼唤
- 278 挽一湾春水，望一带青山
- 287 阅读的体验
- 294 畅销书：一面追风，一面追问
- 300 唐·吉珂德精神万岁！
- 305 版权啊，像风一样流转，像花一样飘散
- 310 “去职业化”影罩下的文化出版
- 314 选择题：何种资质的人适合从事编辑工作？
- 324 出版，果然是“文化”的旨意

347 文化与出版，是谁发出了 SOS ？

353 卅年间，落几滴星星雨点在心田

362 后记

四 卷下 卷下 卷下 卷下 卷下

## 上编

### 书香消得寂寞：人书忆往



## 那一缕书香，怎消得独孤寂寞

一天清晨，伍杰先生来电话，让我帮他找一本很久以前出版的书。伍杰先生是我们的老领导，更是一位专家型的官员。他撰写了许多很好的关于书的文章和著作，对于书的认识和评论非常专业，比如他在《中国图书评论》上发表的系列文章，就很有品质。他也和其他老领导一样，很关心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学习、成长。比如几年前，他就曾经来电话问我关于“幾米绘本”的出版情况，谈得很细，其中对时尚文化的许多思考，很有见地，让我深为震动！这一次，伍杰先生提到的是我10年前组织出版的常风的《逝水集》，以及收编此书的“书趣文丛”，使我又一次为之震动！实言之，听到伍先生提起常风的名字时，我自己都有些淡忘了，赶忙搜寻记忆，才清晰了书与人的影像。

提起“书趣文丛”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底总会冒出一丝丝忧伤的情绪，那心境，如冷雨中摇曳的残荷，如月色下幽深的桃花潭水。不是说这套书编得不好。有沈昌文、吴彬、扬之水、陆灏这些高手操刀，有施蛰存、金克木、金耀基、吴小如、舒芜、谷林、

施康强、董乐山、金性尧、陈乐民、资中筠、董桥、黄裳、费孝通、王充闾、葛兆光、李零、陈平原这些顶天立地的人物加盟，怎么会编不好呢？也不是说这套书没有影响。曾几何时，“书趣”二字几乎成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代名词，而这套书的书标——“脉望”，后来竟然成了辽教社的社标！应该说，“书趣文丛”表达了一些爱书人的人生旨趣，讲的是方法、格调和品位。我们陆续出版了6辑55册，琳琅满目，但还是意犹未尽！



谷林：《书边杂写》

你听，止庵先生不久前还说：“‘书趣文丛’的价值或许有待时间的考验，然而其中至少谷林翁的一册

《书边杂写》，我敢断言是经典之作，可以泽及后世。”

一个编书的人，得到这样的评语，应该倍感欣慰！

但是，时光还是冲淡了那一段热情和那个爱书人的盛宴。一个“死而不僵”的书魂，只能默默地润入中华大地，化作一缕幽香，在爱书人的心中游荡！

我伤感，是因为一张死亡名单不断地勾起我鲜活的记忆：施蛰存、吴方、王佐良、董乐山、胡绳、唐振常、金克木、邓云乡、周劭……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写下去，人的生命，真的禁不起岁月的琢磨！他们留下的文字，其实是文化的庆幸；而逝去的灵魂，只能带来无法补救的缺憾与怀念！

我伤感，是因为我想起编辑“书趣文丛”之初，沈昌文先生朝气蓬勃的样子。他经常背着一个大书包，穿一条牛仔裤，上衣总是不大整齐，里外分不出层次，一见面先向我们分发稿件、资料。我还记得，沈公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，我们要给他送一束鲜花，他说：“鲜花就不必了，鲜饭倒可以考虑。”结果手术当天，他就戴着眼罩跑出来与我们开会。现在，沈公依然带着他灰色的幽默快乐着，但年龄已使他时而显出一些快乐的疲惫。前些天中午我们相聚，谈话间他坐在桌前小憩，面色红润，调息着他的“小周天”！我幽幽地想：此时沈公入静了么？他的“小周天”之上是否